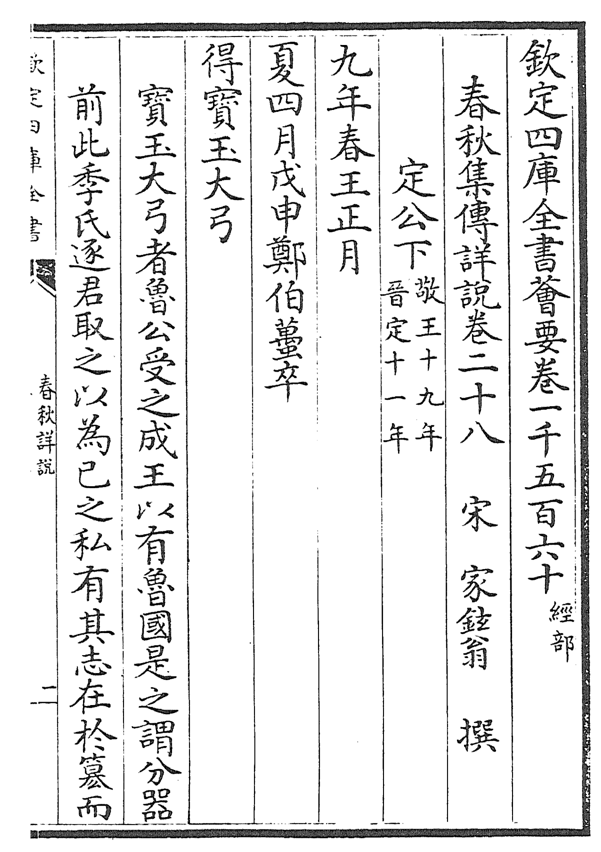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六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八　宋　家鉉翁　撰

定公下 敬王十九年 晉定十一年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寶玉大弓者魯公受之成王以有魯國是之謂分器

前此季氏逐君取之以為己之私有其志在於簒而

已矣今天奪其䰟身既殞而家臣亂於内寳玉大弓乃得歸於公府春秋書竊於前書得於後著季氏可翦而國之大權將復歸於公是以拳拳書之喜之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也齊衛伐晉次于五氏書次不書伐不與之以伐也陳止齊謂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何中國無霸也齊衛伐晉則其不書伐

何春秋重絶晉也愚謂厥貉之次楚莊窺中國也五氏之次齊景圖繼霸也其書次若同其所以為次則異夷狄之窺中國與霸國子孫之圖繼霸不可同日語也然春秋所以譏意蓋有在晉德既衰中夏莫與主盟春秋固幸齊桓子孫猶克自振庶幾托以攘夷之事今焉後其所先伐晉次于五氏又伐晉次于垂葭睨晉國之衰而欲掩有其霸業霸業在家而不在晉也是故不書伐而書次非以諸侯不當叛晉即齊

而重絶於晉也叛華即夷是之為叛去晉即齊奚其

為叛晉自平公舉中國霸權而遜之夷楚春秋固已

無望於晉今晉益不競諸侯各擇所從從齊不猶愈

於從楚乎使景公能修桓公之業攘夷尊周救災恤

患惟義是與則中國所頼春秋方將與之五氏之次

可與厥貉之次同日語乎自是再次皆譏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昭七年暨齊平叔孫婼如齊涖盟暨者齊欲之非魯志也此書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魯欲之而求之於齊也書暨書及抑揚襃貶之所繫也自襄昭以来季氏外交晉卿以遂其犯上專國之計定八年猶為晉侵齊者再今未三歲忽及齊平此亦季氏以便其私非為魯國忠計也是時陽虎謀去季氏事不克奔

齊請兵以伐魯將以除季氏季斯以是懼汲汲解仇於齊為此會以紓目前之禍亦以晉定無能有為舍而去之耳威福在晉則屈節以事晉利害在齊則背約而從齊此春秋所惡故書及齊平以卑之觀前日之曁平見今日及平之為譏矣是行公親會齊侯于夾谷齊人窺見魯之內有所迫急於得平反以是肆暴犁彌之奸萊夷之刼良以是故耳使非吾聖人相禮動容貌出辭氣有以格齊人之强暴則定公幾不

獲免而魯之危甚矣以地至危之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七年衛始畔晉為沙之盟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衛侯復欲與晉為盟趙鞅不善撫納乃使賤者盟以辱之衛侯怒遂絶晉而即齊九年偕齊侯為五氏之次伐晉夷儀固恥也晉不能治齊而圍衛以報愈貽誚於諸侯而叛者自是益衆書圍不書伐不與其伐也

齊人来歸鄆讙龜陰田

此汶陽田魯舊疆也成二年晉人命齊以歸之魯書取汶陽者是也其後晉人使韓穿来言復以與齊魯不之與也故昭公之出齊人取鄆居公末年鄆潰齊人因而取之定七年齊以讙陽關歸魯為陽虎所據虎敗地復歸齊及是齊人以歸然汶陽之壤甚闊僖公以賜季氏為采邑者又在此外也春秋書歸疆見之書法者前後每不同齊人歸我濟西田也宣十取汶

陽田也成二取邾田自漷水也襄十九齊人来歸鄆讙龜陰田也定十齊人歸讙及闡田也哀八經凡五見取汶陽取漷水歸疆也書取不書歸以其仗大國而得歸是故書取歸濟西歸讙及闡歸疆也言歸不言来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惟鄆讙龜陰之歸書齊人来歸言齊人自以故疆来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是之謂自歸視其他歸疆有不得同也嗚呼聖人道化所感强暴為之革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左

傳所載兹無還之對陋矣雖然聖道功用豈止若是而已哉故必有堯舜湯武之君而後能得臯稷伊吕之佐周室既衰諸侯皆庸夫妾人復脅制於强悍不軌之卿族是豈聖人行道之時而功化因事而見者惟夾谷之會與魯疆之歸耳學者讀春秋至是可以信聖人之道不為空言儒者之學非無實用特患乎充拓有所未至耳夫豈申韓鞅斯以刑名法術刼制天下强人以必從而謂之治效者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之邑也公若為之宰州仇以私怨殺之公若之黨侯犯據郈而叛既而以邑奔齊齊人受侯犯而以郈歸之魯前既歸汶陽此復歸郈此聖人道化之所感不然齊何有於叔孫哉或曰郈之叛叔孫其得謂之叛乎曰此實以邑叛也若南蒯陽虎始皆以公室為辭其後事不成或以邑叛或以盜終而其心

跡乃著與郈之叛差不同耳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春秋每於一國之事而再三書者深致意焉耳自此兩年間書宋事凡五見而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罪皆累於上春秋所以責景公也樂大心宋之舊臣本無大罪樂溷譖焉宋景不察而遽逐之以豎子之讒逐一大夫罪累上一也公子地有馬公取之與嬖臣

向魋地怒抶魋公怒地奔以嬖臣之故翦其公族罪累上二也公弟辰母弟也為地請留而公不許辰怒率仲佗石彄俱奔其意亦欲君之留之而公復不為止以嬖臣而奔母弟罪累上三也奔者固皆有罪而宋景所以待其大夫公族母弟者抑亦少恩甚矣君人者人倫風化之所自出已居其厚猶恐其薄居其薄無所往而非薄宋公以嬖臣豎子之故使其母弟公族一朝俱奔考其事過皆在公是故春秋始終備

書之不加貶斥而義自見矣至於辰與地之本罪則於下文見之皆以叛書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前此齊與鄭衛盟于鹹盟于沙矣今而三國復共為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前此嘗受命於晉而以兵加衛今而受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而諸侯雖散於晉而不復能翕然並合於齊晉雖衰而齊亦卒不能霸無人焉耳若其有人率諸侯奬王室救災恤患為桓

公之所為是亦桓公而已矣惜哉有其機而無其志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國君之母弟奔而書弟其例不一或譏兄之不友或譏弟之不弟今宋公之弟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則譏宋公之不友辰之不弟而仲佗石彄以人臣而私事母弟又春秋之所深責也公子地以嬖魋之故為禮而奔辰為之請止宋公弗聽辰怒亦奔辰於君為母

弟地則衆公子也辰以地故而自絶於其兄已為不可而又率仲佗石彄與之偕行仲佗石彄身為卿佐有君不事而與母弟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是皆名教之罪人此一書而並貶者也或曰魯宣之母弟叔肸衛獻之母弟鱄宋景之母弟辰或奔或否而其事有相類者於辰也亦何誅曰否叔肸不義宣公之篡弑不食其禄亦不棄其親春秋所深與也鱄以獻公失信於甯殖報德以刑怒而奔終身不向衛國

而坐春秋義之而不深責也若辰者以一朝之忿棄其君兄與亂臣爲伍春秋所誅是故以叛書可與於鱄同日語乎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自入春秋母弟之爲亂者鄭叔段其首也春秋書克段而不以弟書此書弟書叛何也曰此春秋用法輕重之權衡也段據京以叛志在于篡不言弟絶之於

天倫所以誅也辰之出也非有不軌之謀直憤激不平而出故其罪下扵叚仍書公弟然所以書叛為其結黨而入據邑以叛實叛也前書曁此書及曁者不得已之辭及者從之者也得已而不已者也劉氏曰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辰為首惡而仲佗石彄公子地樂大心其從也春秋

於辰之奔也書暨仲佗石彄出奔至其入蕭也書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蕭以叛嚴首惡之誅逭脅從之戮也又繼書樂大心自曹入於蕭而不書叛叛非樂大心之始謀其罪又下於彼三人觀乎此見春秋用法絲銖無爽必有是罪而後加之以是刑彼意誅云者非春秋垂法之旨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六年以晉命侵鄭取匡此及鄭平以解前日之怨故

傳曰始叛晉也自文公之霸魯事晉惟其常中間雖即楚即齊而不敢顯然與晉絶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鄭平既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焉耳或曰晉必不可叛乎曰否惟義所在而已季氏昭公之賊晉大夫季氏之私黨定公者親昭公之弟絶晉而誅季氏定公之所得為也前也不能絶之而畀躬以事之今而絶之以利害為向背者也是故有譏前書及齊平此書及鄭平及云者魯欲之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墮費而左傳乃云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成不克墮如左傳所言則墮三都者強家之所欲家臣據邑以叛大夫不能制故墮其城之過制者以塞絶

亂源本不出於夫子之意郈費之所以隳以公山不狃侯犯故耳成之不克隳孟氏猶欲為自保計是以攻之不克夫大都耦國古人所戒公羊所謂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者先王之制也始城費城郈强族所以抗其君今隳費隳郈强臣所以自去其疾蓋費郈有叛者故二氏假君命以隳之而成之守者猶事孟氏而不替故何忌猶不受命非吾聖人所欲隳也若聖化所感固有不待兵而從者夫豈不克隳而遂

已乎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晉為盟主衛石買伐曹曹人愬于晉晉人執石買而討焉此盟主之所宜為也今齊以盟主自居衛公孟彄再以師伐曹齊人不敢問則何以盟主為哉此及十三年再書衛彄伐曹著中國之無盟主非獨責衛亦以責齊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義見上墮郈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前年會齊侯夾谷今復為此盟皆强家所欲為也前日倚晉大夫為外援以抗其君今晉政不綱外侮交至舍而從齊猶懼齊之來伐是以為此盟也先是陽虎奔齊勸齊侯以兵加魯其意實在季氏齊未能用侯犯復繼往焉故强家者以是懼專意從齊甫盟于夾谷又盟于黄使乘絡繹而不以為緐為是故耳使

齊景公能因虎犯公山之釁奉辭以討季氏爲魯國去有年之蟊賊猶爲義舉足以大服人心而景志不在遠姑藉以市恩强家不惟不能討又從而養成之嗚呼齊之景魯之定其無以大相遠乎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成魯之邑也非若外國圍之不能下而遂釋之也魯

墮三都郈費已從命成獨負固而未服致其君自將臨之卒不受令而止此皆何忌之所為是之謂叛其可已乎書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内叛而不能討何以為國若定者亦擁虛位而已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齊衛次于五氏次于垂葭寀傳皆以伐晉春秋惟書次而不書伐不與其伐也非謂晉不可伐也晉既失霸則凡中國諸侯能舉方伯連帥之事者皆可以修

明霸業號召天下初不必求之於晉也為景公者當請命于周而徧告于諸侯之國曰晉比歲多故夏盟無主諸侯强吞弱大併小弗問臣逐君下陵上弗恤夷狄滅同盟之國視非己責弗救諸夏罔所依憑吾承王命將攘夷遏亂以修方伯連帥之職辭直而義壯孰不我從乃今日會某明日盟某又明日次于某其末也復悉力以救晉大夫之叛者愈行而愈陋欲以圖霸豈不難哉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蒐軍政也魯自宿意如盜竊兵柄舉國中邱甸卒乘皆為巳之私有昭公不能君以是故也今意如死陽虎繼亂三家之勢少戢正魯君可以有為之日而定公庸且弱苟安目前而不能為魯國深長慮兵柄可收而不能收政權仍在季氏公室自是遂卑無復興起之望矣亂在內而不能討日蒐何益哉書大蒐所

以貶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於為亂者也晉大夫不忌其君為日久矣衛孫林父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之魯季氏逐君晉大夫又從而羽翼之羽翼他人之亂

臣者皆有欲為亂之心也而其君冥然無所悟一聽其所為及是而三卿俱叛夫豈一夕之故哉趙鞅專殺荀寅士吉射擅興其罪不同所以不忌其君則同也鞅挾晉陽之甲將以内向此叛也寅吉射據朝歌外交齊狄以抗其君亦叛也鞅之交在内故不旋踵而得入寅吉射之交在外故事危而難成春秋於入晉陽入朝歌皆以叛書惟其公也荀躒韓不信魏曼多黨趙鞅為之請復惡寅吉射攻而去之各私其私

也春秋先書鞅畔繼書鞅歸言已叛之人非所得歸而歸也非謂鞅無罪而歸之於晉也公羊子乃曰鞅取晉陽之甲欲以誅君側之惡人夫鞅與寅吉射均為有罪均皆當討而云取晉陽之甲欲以除君側之惡此因鞅歸而立為此義其誤甚矣○吕東莱曰春秋之世大義不明據城以要其君者皆叛也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則亦叛而已矣此論太過夫以魚石欒盈之據邑而春秋猶不加以叛之罪臧武仲豈

欲叛者耶夫子只言其要君要君之罪與叛不同春秋豈妄加人以罪乎諸儒求經之過恐失本旨

薛弑其君比

三傳不言其所以弑之故以書法而言與晉弑厲公州蒲之例同州蒲之弑衆弑之也薛弑其君當視州蒲之例泰山孫氏謂以國弑者言舉國之人皆可誅此求經之過耳儒者辨理未詳立論失中其流弊將如秦漢之用法一人為非流毒一州一道者非獨法

家之罪亦學者用意刻深有以濟其為惡不可不謹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左傳謂公叔戍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衛侯逐戍幷其黨故趙陽奔宋北宮結來奔夫人南子也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比而為惡亦既稔矣公叔戍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戍之所得為而非戍之所能為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其身其身

既正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而措之於善今戍也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濟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以著衛亂之所從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楚為中國患百有餘年至是始戢諸侯無從楚者而陳之從之不替陳其衷矣頓本楚之與國嘗與夏盟

召陵之會頓子在焉去夷而即華正也陳以盛德之後當夷楚既衰猶比而從之不釋是亦夷而已矣春秋書楚結陳佗連兵滅國誅楚而罪陳也凡國亡不能死而見執者皆名

夏衛北宮結來奔 義見前公叔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公作醉里

越書於越卑之也吳雖用夷禮而太伯之後且有攘楚之功春秋於柏舉之戰固嘗褒之矣越以楚故襲

吳而入之吳不能竟攘楚之功者越議其後耳是故昭十三年始書越至定五年入吳而書於越賊其為楚用也或曰柏舉之戰吳固爵矣今其敗而以國書何歟曰勝而驕驕而敗敗而遂亡是故夷之耳

吳子光卒

此闔廬也敗于檇李傷而死子夫差立厲志復讎使人立於庭茍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夫以闔廬為父

而夫差為子皆有英才俊識足以當大任太伯之後其將興矣而安於固陋不能登進忠賢崇尚周禮倐興而乍偃惜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義併見會于洮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自齊景規霸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絶晉至是始及齊為此會盖始從於齊也左傳謂于洮于牽

之二會皆謀救范中行若爾齊宋魯衛相率而預於亂者也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而不以為恥及桓公之霸明分義以示天下此風自是頓革今齊景欲纘成乃祖之霸業而率三國之君往輔人之叛者彼三國之君宜然與之俱而不知黨逆輔叛之為不可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為戰國景公亦有責焉聯書二會皆貶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公羊謂石尚天子之士是故以名書愚以為譏也齊桓之霸也襄王使宰孔賜之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此殊禮也嘗施之扵葵邱之會自是以来諸侯非有大功不受此賜定公受位于賊臣不以王命立其罪當討周室衰亂不能正辟則已而天子遽遣使以脤来歸以襄王所以寵桓公者而施之魯定彼以何德而應受此賜乎若謂每祭必歸則為常禮春秋何以書此以王寵濫加而特書以譏之耳

是故王使以名見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載蒯聵謀殺夫人南子事不克而奔劉氏權衡曰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將以告之於君夫人懼其斥己之短因太子來朝啼而走曰太子將殺余靈公惑於南子之譖不為之辨以是逐太子此其真也又蒯聵奔宋宋南子之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其

奔也又入其家此必不然愚少讀左傳即有疑於此後見劉公權衡乃知前輩已有是言蓋靈公夫人雖淫亂不道初不聞動揺冢嫡如驪女宋芮之所為彼蒯聵縱强愚無知亦豈有以道路不根之語挾刃入宮蹈必死無赦之罪如傳者之所云乎蓋蒯也欲以野外所聞為其君告而輕淺不善為謀反為夫人所先以是而逐春秋不去其世子之號以是故耳○自入春秋衛國再亂始以宣公納伋妻終以靈公溺南

氏綱淪法斁内憂外患相乘而起以是知一身一家一國理亂脉絡相為流通聖賢六經所以垂戒殆非虚語春秋先書三大夫之奔至是遂書太子逐衛亂已成而靈公猶不悟其後子據國而抗其父臣稱兵以伐其君大亂幾亡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来奔

大蒐于比蒲

郲子来會公

高郵孫氏曰比蒲之蒐未還而郲子来會公是知蒐者公也不書公政在三桓也棠魚郎狩地遠則譏政自公出故皆書公自昭之紅蒐政在三桓蒐田之禮雖公自行而政之所出實由三桓故皆曰大蒐而不曰公所以見公之不得為政而大夫專也此說甚善公在國中國人惟知有季氏公在軍中士卒惟知有三家定之不能君亦甚矣春秋不書公實有深意

城莒父及霄

城兩邑譏勞民與城諸及鄆同例蒐之後繼之以城皆譏也魯國之禍在三家而不在敵國是時三家少戢為定公者當復軍制之舊以邱甸卒乘歸之公室而魯無事矣而乃懷賊臣立已之私恩撫機而不能斷國之大權仍在季氏蒐何益哉城何益哉哀公不沒於魯定實為之

附見是歲無冬闕文耳何休云是歲孔子以大司

寇攝相事齊人饋女樂孔子去不書冬〻者貶也又曰冬陰也臣之象也去冬以見無臣道此休等牽合之說聖人豈以去位之故缺冬〻不書乎缺文何疑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来朝

邾魯不相為下有自来矣今中國無霸諸侯擅兵魯之强家且将不利于邾故邾子以去年来會為未成禮此復来朝未幾奔魯之喪其卑屈抑亦甚矣而哀

二年季氏卒興師夷其國春秋備書之責魯也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義見僖三十一年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恥蓋不能報之於中國而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春秋之書之閔之也正如江黃二國慕中國而来從其後楚人加之以兵霸者坐視其急而莫之救後先皆亡春

秋以是而責齊晉今胡頓以從於伐楚後先見滅春秋閔而書之晉既衰亂不足責矣胡氏惑於左傳之浮辭乃謂胡子實有自取滅亡之罪故楚子書爵胡子書名安有滅人之國而無貶而更爵之者乎爵之目其人也胡子不能死難是故名

夏五月辛亥郊義見僖三十一年

壬申公薨于高寢

當定公之世聖人道化既行於魯國未幾去之謂定

公而不知聖人則夾谷之相儒效昭宣自是而為司寇攝相事若將舉魯國而聽之者卒之去而公不留行是孰使然哉聖人之道不與强家之政對峙而並行也方家臣為亂季氏懼而自戢定公猶得以少伸其志及費郈既墮三家之氣勢完復如舊而聖人之身不能一日安於魯正由定公用心不剛向道不篤故羣醜得以復出為害道之將廢與命也於定乎何誅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取地以處之鄭為戎首春秋是以貶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或曰此齊衛之三次一五氏二垂葭三渠蒢皆伐也而春秋以次書何哉曰知義之當為而為之不勇貶也知義之不可而為之不已亦貶也五氏垂葭以救范中行知義之不可既進而次此救宋知義之當為

而為之不力書次皆所以貶也乃若齊桓伐楚次陘當伐而伐當次而次者景不足以知此

邾子來奔喪 義見九月滕子會葬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定公之妾哀公之母義併見下葬定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自入春秋未有書來奔喪會葬者今書奔喪會葬譏也禮天王崩諸侯相率奔喪遠者躬會葬周衰小國

以事王者而事大國魯君嘗奔齊晉之喪會楚之葬

春秋不書諱之也邾滕之君来奔喪會葬而皆書者

非嘉其来志其禮之僭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左傳曰雨不克襄事禮也穀梁曰葬有日不為雨止

禮也不克葬葬不以制也二說不同左傳之意若曰

送終人子之至痛雨而葬必有不能盡人之情者故

以巽日而葬為得禮穀梁之意謂國君之喪塗車蒭

笠不能具以為非制然權二者之宜在乎孝子慈孫之誠敬何如耳近世名儒禮家亦有講於此事者有謂雨而無害於力役者雖葬可也其或天變駭異雨甚水至不可以即土汲汲焉葬反為不可追之悔則左氏之說亦未為失然春秋之書將以垂法於後國君之葬宜無所不備然以雨故不克葬明日乃克葬謂之無貶不可也

辛巳葬定姒

姒氏之卒不稱夫人其葬也不書小君則定姒非嫡夫人何疑公羊曰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公羊之意以定姒為哀公妾母哀公立未踰年故僅書其卒葬云爾蓋成風敬嬴以妾母而稱夫人小君而卒葬者以僖宣居位久既尊之為夫人事之以母其卒也以夫人薨葬告於同盟之國祔於祖姑而不祔於妾祖姑是故成其為夫人之禮夫子作春秋於魯國小君之名號不得而削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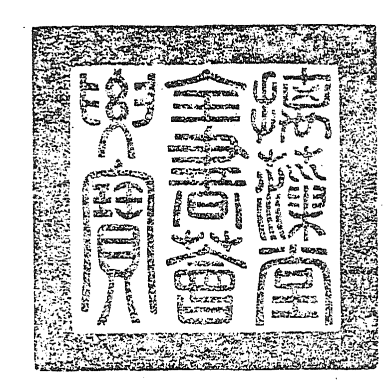
因而書之耳今哀公立未踰年子尚不得稱君妾母豈得而僭夫人小君之號故書定姒薨葬定姒其得書薨葬明其為君母也不書夫人小君著其為妾母也春秋於魯之妾母著義甚精雖不削其夫人之號亦未嘗輕與之以夫人之名特傳者求之未精耳

冬城漆

冬而城時也所以書必有其故左傳乃云不時告也實以秋城魯知其不時及冬而後告于廟其未然與

漆閭者邾庶其之叛邑城他國之叛邑以爲已邑是故書以譏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八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張　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六十一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九　宋　家鉉翁　撰

哀公上 名蔣定公之子母定姒定公妾也敬王二十六年立是歲晉定十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曰報柏舉也或曰柏舉之戰蔡昭以復其父祖之讎也春秋褒之今楚之圍蔡亦曰雪鞭墓之辱而春秋書法不與之以復何哉曰入郢者吳也鞭平者

亦吴也楚不能報之於強吴而乗中國之無霸摟二三小國以釋憾於蔡謂之復讎而讎卒不能復也前年滅頓去年滅胡今又以兵加蔡其志在于蠶食小國以為利春秋奚取哉左傳謂蔡人男女以辨而出降楚使之疆於江汝之間則蔡既為楚所得楚何以得之而不有蔡人乃於楚退之後復請遷於吴乎盖其民有下楚而逃生者其君實嬰城固守而不為之屈是故春秋書圍不書入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義已見僖三十一年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據傳齊衛伐晉以救范中行也魯師預伐而不書為魯諱也齊景公有可霸之資而不知正禮明分以修乃祖幹方之業歲歲出師或輔范中行以抗其君或獎衛輒以捍其父所謂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者也魯從齊為會盟尊王室禦外侮豈無他事今與齊人

連兵黨叛而伐晉夫豈魯之所得為乎蓋春秋季年亂臣賊子同惡相濟此皆季氏之所勇為其君略不覺悟可為悲慨者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或曰邾魯之爭有年矣春秋備載魯人之曲不為少諱何耶曰春秋垂王法於萬世夫豈私於一魯國而曲筆以狥之乎魯受邾叛人納邾土田由漆閭邱以至漷濫春秋備載其實不加貶斥而義自見所以存

魯人羞惡之心而垂法於後也且如定公之薨邾子親為之奔喪戚死者以感動生者兾其不為侵暴耳今也曽未幾日何忌即以兵伐之自是三家者更将迭出殆無虗嵗哀公新立未能更事斯皆季氏不令子孫濟其祖父之惡利邾人之土疆期盡取乃已宿始之意如斯成之仲與叔從而羽翼之不奪不饜公羊所謂中國亦新夷狄者豈特齊晉為然魯之亡邾宋之亡曹鄭之亡許皆百年同盟之國而一朝滅之

其不謂之新夷狄乎

附見據左傳哀公元年吳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力諫不從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春秋不書或曰春秋貴復讎夫差始立即厲復讎之志令而入越讎既復矣事亦難矣春秋何以不書曰復讎大義也力之不逮者猶欲因人之力

以伸已之志力可以為而不能盡用其力其志怠矣怠而驕而失其初心不能甦讎反為讎所甦併太伯仲雍所以遺其子孫者而失之身死宗社為墟尚何復讎之有哉是以春秋略而不書嗟夫夫差父子以一國之力用兵制勝無敵於宇内由得子胥而用之爾子胥既復其父兄之讎以師入郢又為夫差復其父讎以師入越古大丈夫秉義據正志其所志為無不成者子胥其人也惜乎生於

夷國行於夷狄不獲大展布於當世天實靳之使

之身佐桓文管狐趙不足多遜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三帥俱書義見成二年昭十年

三卿俱書著三家者覆出為惡擅兵權為已之私有

其主不得而制也定公十四年夫子攝政於魯道化

之所感孚彼三家者束手受令惟聖人之所欲為魯

國大權且將復歸於君季氏間之於內齊人間之於

外夫子去而三家復張定沒哀繼政權仍在季氏擅兵專國一踵宿意如之舊至是大舉伐邾三卿自將以出不假他族為帥兵皆其兵將皆其將國愈不可為矣書取漷東田及沂西田著魯人之逐利而不知止也襄公因晉之力取邾田自漷水本以復舊疆因漷移而侵取邾地取非其有也魯人知得漷之利於是併漷東及沂西皆取以為已有而其慾猶未饜也必盡其國乃已春秋先後四十年再書取漷所以貶

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取人之田而及之盟春秋直書其事不為魯諱也三家俱出而二氏猶獨及邾盟見叔仲欲盟而罷兵季氏怙終期滅邾乃已春秋書之所以誅也左傳七年入邾大夫不欲季氏違衆以行於是盟見之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靈公也義見定十四年蒯聵奔

滕子来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義已見定十四年

春秋書納者三魯之納子糾晉之納捷菑與今趙鞅納衛世子蒯聵皆書納而納之正否有不得同日語也納糾書子糾子糾於次為長也已於莊七年辨之納捷菑書不克納非所當納而納也至于衛世子蒯聵者其奔也書世子其納也復書世子愚觀聖人書法存其世子之號而書納知蒯聵之逐乃南子陷而逐之而靈公始者不之察耳已於定十四年辨之自蒯聵之逐三年於

玆不聞衛人別立太子至其終也乃立輒焉揆以人情既惡其子而逐之不當立其子之子以為世嗣蓋衛靈暮年知蒯聵之無罪有意復之衛之羣臣奉輒以主宗祀而非南子意也衛靈死南子失怙故輒得不廢為輒者能承王父之意逆其父而君之事之正也為蒯聵者能反躬自咎以已既得罪於先君無君國之理脫屣千乘而莫之顧理之順也乃皆不然父不父子不子更為爭國之計左傳謂靈公欲立公子

郢辭而南子立輒南子淫虐之婦忌蒯方甚而肯立瞶之子以為君乎此衛靈之意衛之羣臣奉以從事何疑漢武之暴隋文之忍至暮年作思子宫興悔不立勇之嘆孰謂衛靈而無此心乎或曰春秋存蒯瞶世子之號其許蒯瞶以復入乎曰存其世子之號以見其逐之不以其罪示後世人主崇重國本無惑於婦寺之讒耳至於入而君國非有父命王命其無可入之理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鞅圍范中行鄭罕達以師救之鞅為主罕達以師来戰客也鞅雖自伐其仇然奉君命討叛者也罕達與齊連兵黨於范中行黨亂也非春秋所與書及所以辨主客謂春秋以趙鞅為兵首而書及其不然𡚁晉國盛時兵威行於天下莫之敢攖今也鄭人以偏師至鞅與蒯聵望其顏行膽落𩲡䖘惟恐不能勝幸而

勝之自以雋功相與誇詫不已晉之衰乃至是耶春秋書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言其敵也畢晉而罪鄭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来

或曰昔衛邢有狄難齊桓公救之遷其國春秋與之今蔡人有楚難吳遷之而春秋無襃何歟曰桓公之遷邢遷衛也率諸侯救而遷之為之城以而其國乃

定令吳遷蔡于州来乃吳楚要害必爭之處不聞為之城戍復以威力迫而遷之至殺一大夫以求說哭而遷墓得謂之義舉乎是可與邢衛之遷同日語乎或謂蔡既降楚不當背楚而即吳其不然歟夫蔡與楚為不共戴天之讎背楚正也事楚非也楚人滅頓滅胡不遺餘力豈有得蔡而不取如左傳所云者盖圍之不能下幾亡而得存其君固未嘗屈也夫豈降楚叛楚之謂哉士大夫以利害而談春秋雖老師宿

儒猶不免有此失是故讀春秋者當明經旨大條貫庶不為左傳記載之所惑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其君欲避楚而求遷其臣欲事楚而不利於遷君所守者為正臣則夷也昭侯因吳師之至討其異論者而戮之謂公子駟無罪見殺不可也但春秋之義不與諸侯以專殺大夫例皆貶之不獨公子駟為然也其後蔡昭侯卒坐是為羣下所戕使吳人遷蔡能如

齊桓之遷衛遷邢則公子駟不死蔡遷如歸矣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穀梁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公羊曰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二說不同穀梁正矣公羊舛矣論語垂正名之訓冉有子貢嘗共發衛齊之間而知聖

人之意矣公羊不應猶有是說此其門人高弟流傳之失不足惑也在禮太子死立嫡孫為世嗣未聞子在而孫可繼王父而立者也衛靈之終也知蒯聵無罪且將復之故其臣奉輒以主祭如晉惠在秦而國人輔孺子鄭成在晉而國人輔髡頑是也輒不能承王父之意以君位為已之所當得遽發兵以拒其父齊為不道又出師以輔之反常逆理乃至於是齊其亡乎春秋推國夏為兵首罪齊深矣輒之罪不待貶

絶而自見或曰近代儒者持祖孫相為昭穆之説謂公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為合於禮其然乎曰否此廟中之昭穆豈以是而廢父子之天倫乎蒯在輒無可立之理以王父命而辭父命所就者小所損者大豈聖人垂法後代之意乎故輒可為晉之孺子鄭之髡頑而不可以君位自居也今以君位自居而又乞援强鄰以兵加於其父是所謂無父之人齊景不度於義遽為之出師有帝在上景與輒皆有誅曰然則

孰為當立者周有王晉有霸命公子郢主社稷而衛無事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謂夫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以為親盡而不毀故為火所災愚以為非夫子之言也哀公於桓為九世於僖七世廟之不毀所從来遠矣何以至今日而後災盖三家者出於桓自僖以来世用事於魯宿

意如悖禮僣上逐君立君有不可勝誅之罪故天災桓僖廟以示警戒非謂廟不毀而災以毀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義併見城邾瑕

宋樂髡帥師伐曹義見七年宋圍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季桓子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義見下盜殺蔡侯

冬十月癸夘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義見下滅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公穀作弑

弑蔡侯者蔡大夫公孫翩非賤者而書之曰盜討之也志存乎事楚弑其君以求説于楚是所謂盜也首惡者不以名書亂黨衆不容悉書槩而目之曰盜也蔡昭侯隱太子之子憤其父為夷楚所戕事吳以圖報卒以吳師伐楚入郢復不共戴天之讐為中國刷百年之恥春秋所深與也哀元年楚人修怨於蔡諸侯莫有救之者求徙於吳遷之州来其地廹近於楚

懼楚師之又至復適吳以求遷諸大夫皆不欲其不欲者將以圖與楚蔡之賊也君之從吳猶曰太伯之後嘗為蔡人出師入郢蔡之從之義也臣之從楚甘事仇而不以為恥者也其事與鄭僖髡頑略相似所謂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者也春秋直書曰盜而不著其名志諸大夫之皆當討也故自州來之遷公子駟之戮公孫獵之放蔡昭侯之弑具載始末不遺傷蔡侯以復讎大義之故卒死於亂臣之手而胡文

定專責蔡侯以背楚誆吴委罪執政信義俱亡以殞厥身此愚之所未喻也楚而可事則父兄之讎可不必報天經地義泯滅而無餘矣或曰髡頑之弒春秋書卒不書弒今蔡侯之死春秋直以弒書何哉曰髡頑之弒賊終不討是夷狄之民得加於中國之君也今昭侯雖見弒而從於楚者誅勦略盡則賊既討矣是故書弒書討書葬春秋幸蔡賊之即刑有辭以垂法於後世故不得用髡頑之例

蔡公孫辰出奔吴義見下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宋非方伯連帥之當用霸討者也小邾之君非有擅兵無王之罪宋以私怒擅執諸侯不歸之京師其罪大矣書人書執誅宋之無道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蔡人討弒君賊戮公孫翩逐公孫辰殺公孫姓公孫

霍賊既討是以書葬於下自蔡遷州来至葬蔡昭公

凡六見書於春秋閔昭侯也彼謂春秋責昭侯背楚者不明於復讎討賊之義者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公羊曰其言歸于楚何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春秋之法諸侯有罪執而歸于王書執某侯歸于京師霸主不敢專其威福是以歸之于王所以尊京師也戎蠻雖邇于楚亦嘗服屬諸夏昭十六年楚乗其亂誘其

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也〻　是自拔歸晉晉人儻畏楚之盛强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而適他國亦可也乃許而執之以歸于楚執人而歸之夷狄是以事京師者而事夷狄晉之罪大矣書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坐晉以從夷之罪黜之同於列國也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武王克商以其社班諸侯各立之以戒亡國故魯有

亳社傳所謂閒于兩社者是也說者以為立社於廟門之外以為屏蔽使人君視之而知戒屋之不得受天陽故火得以災天以警魯亦以警周也或曰此周之亳社災為天下記異義亦通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義已見上殺公孫姓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義併見城邾瑕

夏齊侯伐宋

定十四年齊宋會于洮至是甫六年忽與師以伐之傳不言其故考之於經宋實有當討之罪前年伐曹去年執小邾子自是三以兵加于曹卒滅之而後已齊之伐之或以是故歟春秋爵而書伐與其能討有罪也然景公耄矣未幾沒無救於曹之亡

晉趙鞅帥師伐衛

或曰輒以子拒父齊國夏為之圍戚逆也蒯以父伐

子晉趙鞅為之伐衛其順矣乎曰齊固失矣晉亦未為得也晉人儻欲修明霸業陳大義以示天下當請之天王召諸侯伐衛取輒歸之京師更議立君夫然後於義為允今私於蒯聵必求其入亦非春秋所許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公孫丑謂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嘗竊疑焉景桓固霄壤之不侔晏之於管德過之而才則不及

也愚謂左傳考景公行事無一可稱魯昭在難而不能納也天王出居而不之問也范中行叛其君則連諸侯以救之衛輒拒父則出師以奬之見義不能勇為逐利常若不及在位五十八年紀綱壞亂嬖寵並興末乃舍長樹幼階以召亂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彼謂晏子以其君顯殆不然歟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略也愚謂喪不數閏月禮也故閏月卒者不書閏月卒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自甲寅至乙未四十二日則楚子之卒乃閏月也閏月不書閏者三年之喪不計閏也今齊景之葬以閏月書豈當時計閏以為喪春秋書以譏之歟

六年春城郓瑕

或曰魯人既隳三都而繕治城邑無虗歳何也曰三家張也前日峻城藏甲私其所封之邑其害猶小今而峻城藏甲偏於國中其為患益大春秋所為書也自夫子去位繼以定沒哀立季氏恣睢益張出師伐國三家自將以行不參以他族之帥視魯甲兵皆己之甲兵魯城邑皆己之城邑内而城西郛外而城莒父城霄城啟陽城毗城郓瑕其包括愈廣蓄謀愈深

春秋書之不遺憂魯季之為齊田氏耳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吳伐陳將以求霸也號而舉之所以貶是時晉號哀亂齊復不能自振吳以太伯之後求主夏盟使其循桓文之軌仗義以行視中國諸侯有放棄典章率作妄行者奉王命以討之如衛輒之拒父宋之謀曹魯之謀邾鄭之滅許晉所不能討者吳則討之夫然後

有以大服人心今皆不能而欲爭陳於楚非霸政所宜先也是故春秋不與其伐舉號以夷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景公老而益悖放逐其長子而樹嬖妾子以為之嗣國高世臣之任事者不能諫又受其託孤之寄荀息之流也陳乞因衆怒作亂而逐之蓋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者也景公葬甫歷時而亂作高國從君於邪又不能以死奉荼曾荀息之不若名而奔之所

以誅也然高國百年之舊族一旦為疏遠賊臣所傾高國逐而孺子死孺子死而陽生立齊國之命制於陳氏自是三弑其君國隨以亡由景公辨之不早辨以至此極亡齊者景公乎

叔還會吳于柤（義見七年會于鄫）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昭王）

楚軫敗而知懼是以不亡闔廬夫差勝而驕是以終敗左傳載昭王將終舍其子以國讓於諸大夫及荅

周太史移災之辭藹然有人君之度其因禍變之来動心忍性增益其不能者乎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荼

或曰桓公之入書齊小白入于齊陽生之入亦書齊陽生入於齊同乎否乎曰否齊桓之入齊無君也陽生之入齊有君也陽生先荼之弑而入既入而後陳乞弑荼弑雖在陽生既入之後謀實定於陽生未入

之前不與小白同也晉獻公殺其世子而立嬖妾之子其事與此畧相似荼則卓也陽生則夷吾也陳乞則里克也然夷吾不預弒而陽生實預於弒則陽生又不得與夷吾同也但弒荼立陽生乃陳乞之本謀陽生非陳乞不得入故弒君之罪專在陳乞此春秋書法輕重之權衡傳謂乞不預於弒殆不然也或曰楚比弒靈春秋書公子比弒其君虔此不坐陽生以弒何哉曰比非當立而見擯於外者也入而弒而立

所弑者又其兄也非弑而何陽生於諸子為長以序當立景公黜長立幼以是召亂陽生實未嘗事荼為君故春秋不坐以首惡之罪示人君立子以長不以愛其寓戒之意深矣若荼之死在陽生未入之前則陽生可以免預弑之罪今陽生入而荼死則其預弑明矣餘義又見陽生卒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併見明年入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併見八年入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傳以為鄭叛晉宋為晉討非也是時諸侯無從晉者宋之侵鄭豈為晉乎宋人連歲有事於曹諸侯無救之者意鄭人與曹為援宋疾而侵之故是歲冬宋圍曹鄭救之自是宋鄭交兵互取師焉于雍丘于嵒是也春秋書宋侵鄭責宋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伐有罪而書侵為其能伐也衛輒以子拒父齊景不

道黨其子而攻其父此人倫之大變霸國奉王命而致討之正也趙鞅前日再以師加衛為其助范中行故復私憾也然猶納蒯聵于戚師不為無名今魏曼多又為此役傳不言其故是時齊景新沒衛失大國之援晉人姑為此侵以蓋其不能之愧是故春秋不與之以伐

夏公會吳于鄫

或曰吳比歲再與魯為會可進也而春秋於去年書

叔還會吳於柤今復書公會吳于鄫其與之乎其貶之乎曰不與也自柏舉而後夫差既立以来吳以號舉彼安於夷則夷之非春秋之夷之也是會吳人徵百牢百牢者夷禮也先王制禮尚物牢不過十二非不能共也以是為制而不得過也吳徵百牢魯人陳義以爭吳卒不從甘於夷也曰魯之會吳是歟否歟曰晉衰而去晉即齊景公死則舍齊而事吳趨利棄信春秋之所惡也是時春秋未與吳以霸亦不與魯

以會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来

自入春秋魯人滅國如滅項滅邿皆以取書為魯諱也至是滅邾而春秋書法頓異不復為魯諱矣定公季年書邾子来會来奔喪見邾所以事魯於禮無違也至哀公之始年書魯三家更迭用師於邾伐之而取其地要之以盟既盟復伐以見邾無負于魯而强臣擅命逐利以亡人之國過不在其君也及是書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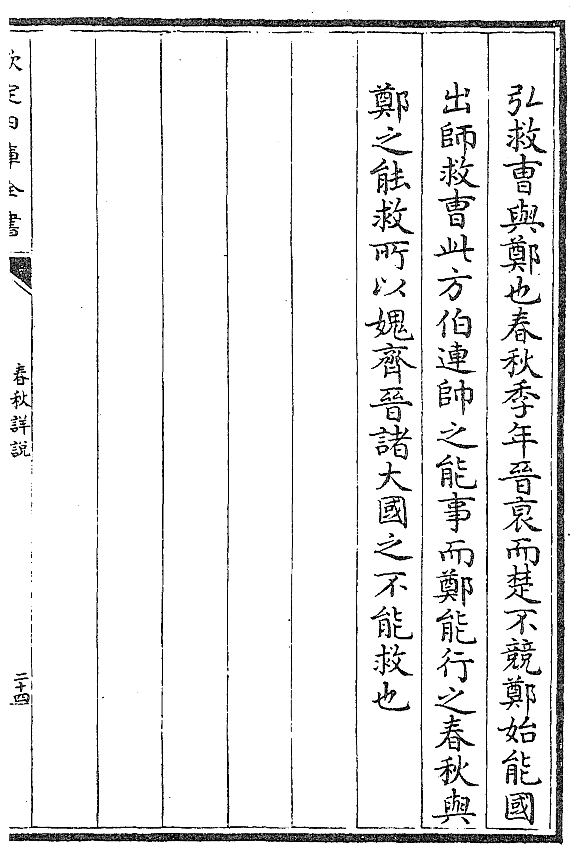
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而責始在公伐而入之入之
而執其君其惡著不容爲之諱矣或曰權在季氏哀
公徒擁虛器可得而責乎曰公身親其事而不知其
惡謂之無責不可也據傳季孫饗大夫謀伐邾子服
景伯持不可而季孫違衆出師則魯猶有臣也魯猶
有臣則公論未泯國猶其國使哀公能發强自立不
爲之親行則邾猶可全也以邾子益來賤之也早屈
已甚終不克自全是故名言來不言歸謂明年歸邾

子故開魯人以改過之途耳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無憾於曹也哀三年忽以兵加曹至是復圍曹左傳謂曹背晉而奸宋為宋所伐此强求其罪耳諸侯之棄晉者多豈惟一曹魯之入邾鄭之入許宋之圍曹由中國無盟主諸侯擅侵伐更相吞噬不奪不饜春秋之書之皆所以誅也書宋圍曹罪宋也書鄭駟



弘救曹與鄭也春秋季年晉哀而楚不競鄭始能國出師救曹此方伯連帥之能事而鄭能行之春秋與鄭之能救所以媿齊晉諸大國之不能救也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九

春秋集傳詳說卷三十　宋　家鉉翁　撰

哀公下 周敬王三十二年 晉定二十三年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此宋滅曹也而春秋不書滅乃從魯入邾之例何耶諸家多據左傳為說不責宋之滅國而强求曹人之罪為一入字故耳蘇氏謂宋公入曹而不書滅曹如執虞公之例言自滅也胡文定從之吁曹小國也朝

夕自保之不暇豈容怙惡不悛如虞公之所為彼公孫彊者雖冒犯不韙亦無顯然可書之罪謂之自滅不亦冤乎宋為不道滅人之國不責宋而責曹豈聖人修經之本旨也乎嘗反覆而觀竊意聖人所以書入而不書滅猶有望於當時諸侯能舉方伯連帥之職治宋之罪如齊人所以伐魯存邾者故下文即書吳伐我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以邾之得復亦望曹之得復是故未遽以滅國書乎是時鄭救曹

與宋交兵互為勝負諸姬莫有能輔鄭而救曹者曹卒不復而春秋終矣悲夫

吳伐我

或曰吳伐我以救邾也救邾義舉也而春秋無襃詞其與吳之伐我乎曰否春秋之貴救貴義也茅夷鴻之請救于吳也動吳子以利吳子悅於利而動是以來師造於魯之城下不責魯以存邾遽受盟而返何救之足言其後邾以齊而得存吳責報不已執其君

而擾亂其國存亡國者顧如是乎故春秋不與之以
救伐我而不書四鄙舊說以盟於城下故然十一年
齊師来伐非城下之盟亦不書四鄙蓋伐我云者我
自有以致寇垂後王臨難省躬之戒前書公伐邾此
書吴伐我責在魯譏哀公也○高郵孫氏謂春秋之
始内魯而外諸夏故魯為他國所侵必曰某鄙及哀
公八年十一年再書伐我同魯于諸侯也愚謂伐不
書四鄙固所以示貶然亦豈遂同之諸侯餘義又見下

夏齊人取讙及闡

公羊穀梁以為邾子益齊之甥齊人為邾故謀伐魯故以地賂之左傳則以為季康子嘗以女妻陽生陽生既君齊而女未以歸故齊人来伐愚以經旨而觀齊之兵端當從公穀非以女故取讙及闡伐而取之非賂也或曰内失二邑春秋不諱何也曰為齊人取之而能歸也齊取二邑要魯以存邾故春秋於取邑之後即繫之以存邾魯既歸邾子齊即歸侵疆春秋

與齊以存亡之義也

歸邾子益于邾

取之復以歸之義也春秋不與之以義為其無遷善改過之實特畏威而復之耳據左傳齊雖取二邑而邾子猶在魯齊未得志乞師于吳將以伐魯魯人聞二強國合兵以来懼而亟以邾子歸非知義之不可而幡然以悔是故不為春秋所貴學者觀吳伐我而春秋不與之以救邾齊取二邑而春秋繫之以存邾

而聖人之意可識矣然齊之力自足以制魯何至召吳而與之俱伐存亡國義也召夷兵而伐與國則不得謂之義其事雖是其心則非所以卒召外寇而有殞身喪師之悔齊實有以自取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左傳謂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則齊

之取讙及闡本為邾故前所云季氏不以女歸者左傳所載自為舛也魯人甫歸邾子于邾齊人即以讙闡歸于我其取之也以邾子之未復其歸之也以邾國之既存齊之取之歸之可謂允於義是故春秋不與吳而繫之于齊左傳以為季姬嬖故来歸侵疆誣矣但歸我濟西田有一我字此惟言歸讙及闡則以取之賂之有義利之不同耳宣公以濟西賂齊而齊復以歸我我之所固有也魯為不義滅人之國齊伐

而取之復以歸之地已非魯之所有齊之歸之義也

是故不書我責齊人之能歸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取師義初見隐十年

宋之圍曹也鄭人救之鄭有救曹之義宋有滅國之

慝比事而觀書法可見今鄭師在雍丘必以曹故亦

如齊人伐魯存邾存之於既亡之後也春秋書鄭救

曹於曹未亡之前書鄭喪師於曹已亡之後録鄭所

以誅宋也左傳乃謂鄭武子之嬖人求邑無以與之伐宋圍雍丘將取以與其嬖以是喪師愚謂宋大國也鄭之所畏不應易視若此鄭以救曺而及宋交兵具見於經復何所疑鄭雖喪師春秋無貶也凡書取師誅取者之不仁

夏楚人伐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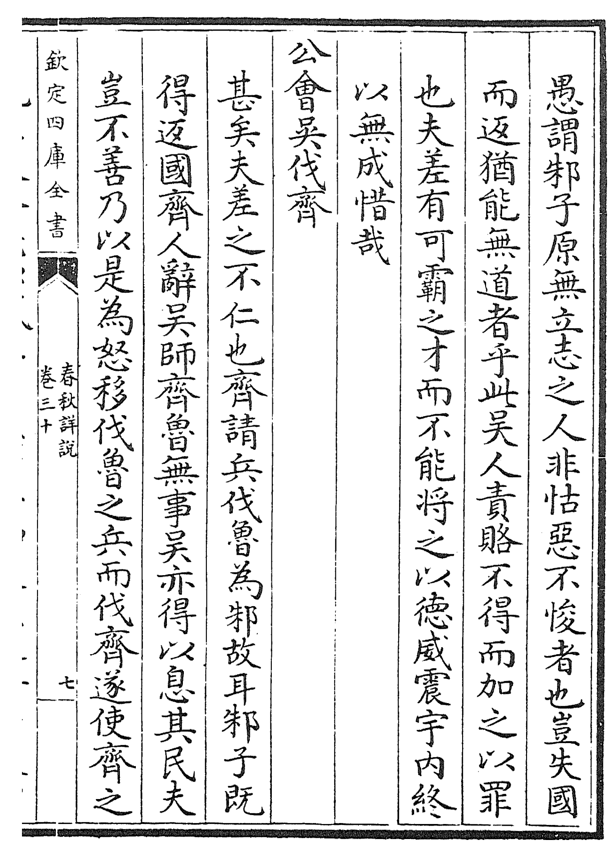
陳人不預夏盟專意從楚有年于兹矣今而去楚即吴為楚所伐春秋其與之乎曰中國之盛也陳專意

從楚顛沛百罹無所愧悔今晉衰而不振楚敗而未復吴雖屢勝而驕盈不戢陳於此當中立而不倚可也去楚適吳亦非義之所止春秋何取焉

秋宋公伐鄭

既滅曹又取鄭師于雍丘怙其驕盈親御戎以鄭為伐書宋公伐鄭非爵也貶也明年夏書宋人伐鄭亦貶也何以知其為貶宋滅曹者也鄭救曹者也鄭自救曹以來與宋有隙連歲交兵雖更勝迭負不能存

書人之傾覆而鄭於義為直春秋與之比事而觀可
以見矣或曰此書宋公伐鄭明年書宋人伐鄭同乎
否乎曰此宋公親行故目公明年之伐殆非親出書
人不書帥亦貶也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子得返其國曾未期年而復以奔告責吳也左傳
謂邾子又無道吳人囚之栫之以棘使太子革為政



愚謂邾子原無立志之人非怙惡不悛者也豈失國而返猶能無無道者乎此吳人責賂不得而加之以罪也夫差有可霸之才而不能將之以德威震宇内終以無成惜哉

公會吳伐齊

甚矣夫差之不仁也齊請兵伐魯為邾故耳邾子既得返國齊人辭吳師齊魯無事吳亦得以息其民夫豈不善乃以是為怒移伐魯之兵而伐齊遂使齊之

亂臣假外寇以弑其君愚於此知夫差之將亡夫以
太伯之後起而圖霸使之率循於義固春秋之所與
而負才矜力日尋干戈聞伐國則喜而勇往聞止師
則怒而移伐是故春秋惡之書會吳伐齊公與吳皆
有貶也孫泰山謂齊中國吳夷狄會夷伐夏其惡可
知此固春秋經世之常法然據左傳齊先召吳以伐
魯魯復會吳以伐齊事有曲直理有是非吳人不擇
於義兩從二國之請齊魯不惟義之所在各藉强國

以求勝兩有罪焉耳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陽生之死春秋書卒書葬而左傳乃以為齊人聞吳師之来弑其君以說諸儒因是立義以為陽生之死與鄭僖髡頑同其實不同也鄭僖之卒春秋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閔之深也而陽生之卒僅書齊侯陽生卒其辭與常卒無以異何以見其為弑乎又以當時之事而觀齊人果有畏乎強吳之

来伐為之弑君以説不當於吴師方退之後即以兵
伐魯其伐魯乃所以報吴彼豈甘出吴下至於弑其
君以求説乎又簡公壬者乃齊悼陽生之子齊人既
弑其父必不立其子今悼死壬立是為簡公君臣之
間兩無猜阻疑悼公之死適當吴師之至遠方傳聞
有以為弑者史得之而書未必果以弑死乎且是時
陳乞父子秉齊之權肆為不道果弑君陳乞父子其
首惡也而史記乃謂鮑牧與其君有隙因吴師之来

弑之以說左傳則謂牧於前年之冬已為齊悼所殺且牧之專政不及陳氏牧之姦宄智詐亦不及陳氏若之何遽能弑其君反覆一時事實有可疑從經所書則陽生非弑從傳所書以為弑則弑君者非陳乞父子而誰盖始終禍齊而竊取其國者陳氏也豈容以疑似之傳歸過於鮑若夫鄭伯髡頑之例不與此同髡頑去夷而即夏死於亂臣之手陽生者與諸侯之國皆受令於吴今也首請吴師以伐魯卒之自蹈

其禍是豈可與髡頑之死同日語乎左傳凡書弒君必著弒賊之名氏今惟書齊人聞吳師之來弒君以說略名氏而不書彼亦有疑於此是以闕書云爾愚謂陽生果弒罪在陳乞父子難以歸其過于他人義又見下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夫差伐齊聞陽生之死為之哭而旋師彼用夷禮猶

知伐喪之不可趙鞅乃於此時出師伐齊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視夫差有愧矣或曰春秋何以無貶曰書齊侯卒而繼以鞅侵所以貶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義見上陽生卒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或曰吳之救陳其與齊之救邢救衛晉之救宋同乎否乎曰救邢救衛救宋義之不容已勢之所必爭也霸主以攘夷安夏為事義之不容已則必救勢之所必爭則亦必救皆春秋之所與也今中國無霸主諸夏胥而為夷陳從楚則吳伐之楚救之陳從吳則楚伐之吳救之皆為其私於中國之利害初無相關不

得與二霸同也曰楚昭之救陳春秋不書救今吴之救陳得書何歟曰陳之從於楚從夷也改而從吴猶曰太伯之後也吴之本心猶在中國吴之救陳固有以異乎楚之為救也况是役也延州来季子約與楚人俱罷兵有救患之實春秋是以書或云季札此時幾百歲將兵者乃其裔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吴夷也聞齊之喪為齊退師齊不知自反乃以吴師

既退之後釋憾於魯以為此役是欲再致吳師而及之戰也愚於此而知簡公墮陳常術中而不悟也及吳師再至常乃諉其責於國書敗而死焉高國鮑後先俱亡而常之志獲逞矣然則簡公者宜當何先曰進用忠賢與之共圖國政而陳氏可翦也簡以舊恩任一闞止闞非陳之敵亦猶魯昭任郈孫公若而圖季氏非其敵也烏得不敗

夏陳轅頗出奔鄭

頗為陳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其餘以為己之大器國人逐之故奔此以聚斂媚上者也聚斂媚上者固當有討然國不能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為政也而可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

兩年之間書公會吳伐齊者凡再責魯深矣當闔廬之世春秋嘗進吳書子自夫差之立迨今十有三年春秋皆以號舉之為其用兵不戢而夷之也伐齊至

再尤春秋之所深惡而再書公會吳伐齊因責吳而并責魯也魯為不義伐邾而入其國執其君以齊人来討之之故既得之復以歸之既歸之而挾此為憾導吳伐齊是春秋所深責也會夷國伐中國至於再夷不足多責正所以責魯是固强家之所為而公躬預於會自將而出豈得不責公乎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或曰吳伐齊國書禦之敗而書獲何也曰責國書不

能討內賊以伐魯而召吳師也國書齊之世卿為中軍元帥國之存亡繫於掌握而坐視陳氏弒君專國而不能討又從而受令焉其亦可鄙甚矣敗而獲貶也曰為書者當何如夫賊在內國幾亡何暇禦外寇書也當於受命之日陳三軍取陳乞父子明正典刑夫然後鼓衆以前士氣自倍吳人聞之不待戰而可以走今乃不然歌虞殯具含玉未戰而魄先褫兵敗於外賊乗於內簡公之弒齊國之亡自茲以始不責

書而誰責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之奔不足紀也春秋所以書譏在孔文子春秋之義每責備賢者孔文子衛之賢大夫論語所謂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者也而於世叔有二大過焉既使之出其妻而妻之又以其通於初妻之娣奪其妻

而逐之復使世叔之弟遺烝於嫂瀆倫亂教至于再三夫子為是而去衛書齊出奔齊不足多責責在文子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用田賦者始用田而為之賦也用者非所當用而用也周制方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出馬一牛三四丘為甸出馬四牛十有二是為革車一乘令以用田賦書諸說不同賈逵以為賦一井以一丘之賦

井出馬一牛三一丘十有六井當出馬十有六牛四十有八比舊增十六倍恐不可行杜氏謂丘賦之法因其所授田及家之資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别其田與財各出一賦則出馬二牛六倍於舊愚觀二說賈謂井出丘賦恐無此理杜說雖酌中似未得田賦之意用田賦者其視田以為之賦乎古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賦以馬一牛三不盡取也今不待及丘視其井以為之賦豈非賦四井以一丘之賦乎魯自

宣公履畝為稅而什一之法漸壞然所稅者止於米粟而馬牛之賦尚如舊也今計井為賦蓋一邑而取一丘之賦一丘而取一甸之賦馬四牛十有二視舊增三倍矣古者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今計井而賦以馬牛故言用田賦○成元年始作丘甲十六井而出一甲比舊增多一甲耳今此用田賦每邑四井而出馬一牛三四邑為丘十六井出馬四牛十有二比舊增多三倍甲數至此亦必增此春秋

末年魯之軍政賦於民者盡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或曰此昭公夫人而書孟子卒昭公既夫人之春秋可不夫人之乎曰春秋垂法於後世者也前此仲子成風敬嬴以子為君而僭夫人之號春秋猶為之辨分不輕以與之今魯娶同姓瀆倫犯禮必不可傳之後世者也春秋若遂以小君書是娶同姓而何可以垂萬世法乎觀陳司敗之問則昭公固自以為諱故

魯人亦為之諱也謂之吳孟子舊史固嘗書夫人孟子薨春秋從其所諱書曰孟子卒不書夫人而書卒示天下後世娶同姓之必不可也左傳謂季氏不以小君禮喪昭夫人所以不赴不反哭因不稱葬小君愚謂季氏不君小君春秋固將革而正之夫豈遂因以書蓋昭公諱之魯人諱之春秋因其已諱而書之耳卒而不葬亦以是故昭公之娶於吳必在既立之後夫人之始至也不書於策何哉曰舊史固書夫人

孟子至自吳聖人為魯諱削而不書及其終也有不容盡諱是以直書孟子卒雖為之諱而不沒其實所以存其羞惡之心也劉氏以為孟子之立不受命於天子不可以稱夫人愚謂周之既衰立夫人不稟命于天子者多矣史未嘗不書夫人此以娶同姓故春秋特變常法而為之書似不必別求其說

公會吳于槖臯

會于柤會于鄟及今三會皆以號舉夷之也或曰太

伯之後奚其不可以霸而春秋夷之乎曰當進而進當夷而夷春秋之用法權衡在焉前日之進闔廬以其功也今日之退夫差以其罪也柏舉有攘夷之功艾陵有猾夏之罪此春秋所為進退也其後自貶僭號會于黄池於是進之春秋何私焉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據左傳宋衛會吳公因與之為會且盟時無盟主故諸侯各自為會魯以望國會侯講睦鄰之好春秋無

譏也傳以為會且盟其不然歟蓋是從吳人請尋盟魯力辭之既不與吳為盟不應及二國盟蓋會而不盟經所書正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義見明年取師于嵒

冬十有二月螽

書螽記異也此夏正十二月天地閉息之時而猶螽亦如窮冬李梅實之類耳左傳謂季孫問於夫子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愚以為

非聖人之言季冬而螽氣燠也是以書今左傳託為

聖人之言歸過於魯歷失閏果爾則凡蟄皆奮豈獨

螽之為異乎又云明年復螽乃置閏而塞天變尤為

可笑宣十五年冬蝝生蝝亦蝗子之類以冬而生與

此記同亦可指為司歷之過乎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鄭以救曹之故與宋交兵更勝迭負迨今未已去年

冬向巢伐鄭圍嵒鄭人大出師圍向巢于嵒盡取其

師宋固有罪然春秋書取師誅取者之不仁以多殺為功也先書宋取鄭師于雍丘責宋也今書鄭取宋師于嵒亦責鄭也責在取師則兵端有不論矣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穀梁曰黄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諸侯以尊天王春秋進之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其言及吳子何

兩伯之辭也或以兩伯為疑曰伯可兩乎曰伯者霸也整領諸夏之名也周家盛時周公居東召公居西分陜而治是為二伯此兩伯之從始幹方之任也自入春秋齊桓始霸中夏晉文繼之中國諸侯未有與之伉者楚自莊共挾其強大欲與晉俱霸春秋不與也彼僭王之大號常懷睥睨周鼎之心春秋用是抑之不使之得抗衡於諸夏此聖人繼世之大法論者謂春秋與楚莊以霸愚固不謂然也吳太伯之後自

壽夢以来輔晉攘楚至闔廬以兵入郢成攘夷之大功春秋常進而書吳子矣闔廬死夫差立始者用兵不戢春秋夷之今而自請削去僭號預於衣冠之會楚之不能而吳能之春秋是以亟加奬進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其義甚明也或曰進而書子進之矣而又與之以霸何哉曰二伯云者乃周家承平之盛典是時晉衰不能號召諸侯吳子在是諸侯畢至前既有功此又削去僭號踐尊王之實且太伯之後

使之齒晉厯幾夏盟之猶有主此春秋末年聖人拳拳望治之意公羊兩伯之說其必有所授矣諸儒喜為異說楚莊之强僭不軌憑陵上國則謂春秋與之以霸夫差削去僭號率循周爵則謂春秋褒之於夷愚讀書至此每為之不能平故於此而獨有取公穀之說不然吳楚僭號百年吳革偽而無褒楚怙終而無貶豈春秋垂法之本旨乎○高郵孫氏謂天王之事見於經者必曰京師昭三十二年書城成周不曰

城京師天王竟裒而同之列國也魯為他國侵伐必曰某鄙而哀公八年十一年再書伐我不言四鄙魯竟無道而同之諸侯也夷狄之會稱國而離春秋之常法也而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進吳稱子又書晉侯及之諸夏竟弱而同之夷狄也是三書皆非春秋本旨不可不辨也春秋書法當貶則貶當削則削自同於夷則夷之未聞天子裒而同之列國魯裒而同之諸侯霸國裒而同之夷狄者也前輩或以為名

言愚三復而未喻當與知春秋者共講焉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胡氏謂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而越已入其國都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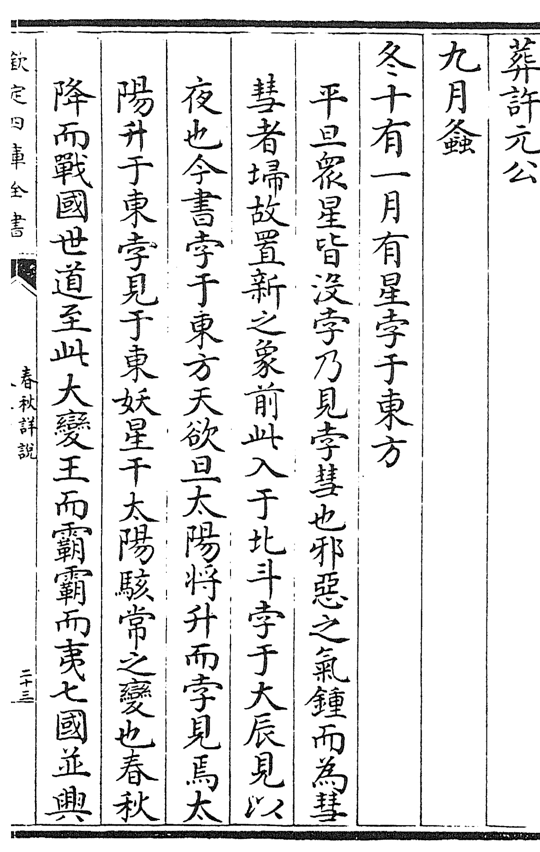
後所以垂戒後世此論善矣然春秋之意則有在也蓋自晉政不綱而夷狄横行於中原不有柏舉之勝中國之存亡未可知也而越乘其後闔廬卒以是死夫差繼之雖用兵不戢自取覆亡而與楚人為水火者惟夫差而已矣會魯伐齊至於再固有好鬬之罪翦楚摧越有功於中國甚大末又去其僭名以為此會修職貢而尊天子襲衣冠而自同於諸夏皆其可書之實春秋是以進之而越復乘其不戒而議其後

遂入其國都吳以是不能國春秋深為太伯之後惜是以爵而進之居晉之亞是謂末年之兩伯再書於越入吳賤越而貴吳也論者不原春秋之本旨以成敗而論一時之事於書爵而曰正名於書及而曰不以夷狄主中國有功者無褒有罪者無貶非春秋垂法之意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羊作魏多

此春秋霸國侵伐之終事也晉之盛威令行於天下不待加兵而人知服從今其衰也趙鞅魏曼多更迭用兵侵伐小國數修怨於衛衛卒不服豈其力之不足耶鞅曼多志不在於求諸侯霸中國志於怙權自私而已矣春秋書黄池之會繼以楚伐陳越入吴閔夏盟之無主夷狄迭興周室日微桓文之功遂息天下將趨於亂是故於鞅曼多之用師深注意焉公羊以魏多為譏二名今不取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平旦衆星皆没孛乃見孛彗也邪惡之氣鍾而為彗彗者埽故置新之象前此入于北斗孛于大辰見以夜也今書孛于東方天欲旦太陽將升而孛見焉太陽升于東孛見于東妖星干太陽駭常之變也春秋降而戰國世道至此大變王而霸霸而夷七國並興

皆以號僭舉天下胥于夷矣哀哉

盜殺陳夏區夫

傳例以為微者殺大夫謂之盜然亦有不盡然者盜殺而不曰盜責在死者非盜殺而曰盜責在生者齊商人之弒盜殺而不曰盜也蔡昭侯之死非盜殺而目之曰盜也此無傳姑闕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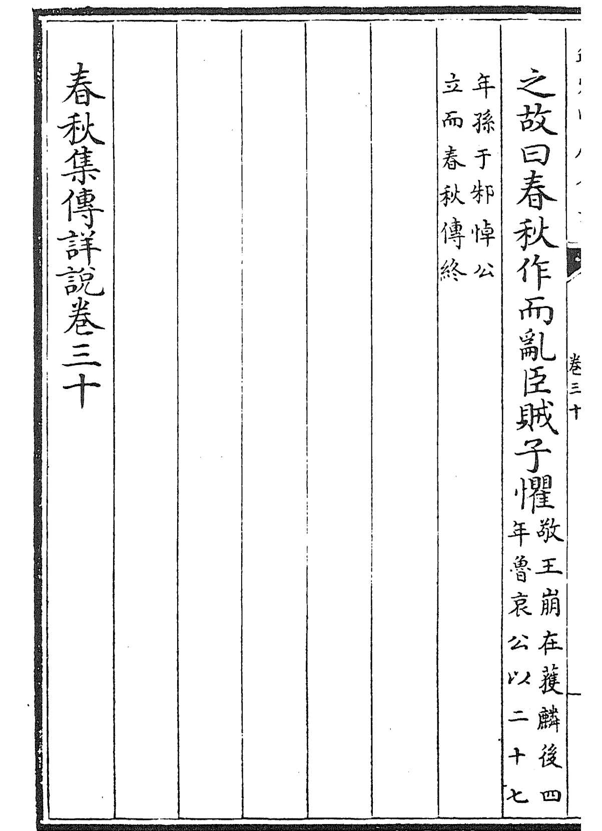
十有二月螽義見去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或曰諸儒之說有謂春秋感麟而作者有謂春秋成而麟應至者杜元凱以為感麟而作胡文定以為春秋成而麟應至其說援引詳備子以為如何曰二義皆通愚以為春秋感麟而作也宇宙間惟理與氣而已理行氣從固當有自然之應而況聖心之妙貫乎三極致中和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作彼應固其理也然愚以當時之事而觀春秋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夫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

麟鳳龜龍帝王之瑞夫子𢡟帝王之道將以大拯於斯世令也轍環天下而無所遇自衛反魯删詩定書繫易正禮將載其道以垂之後世而麟應適至獲而傷焉夫子知道之終不行夫然後修春秋以明一王之法春秋天子事也春秋成而聖人不復有用世意矣故春秋之修獨後于五經盖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或曰然則春秋之書之絶皆以麟故其不繫於當時之事乎曰固繫於當時事也春秋誅亂賊明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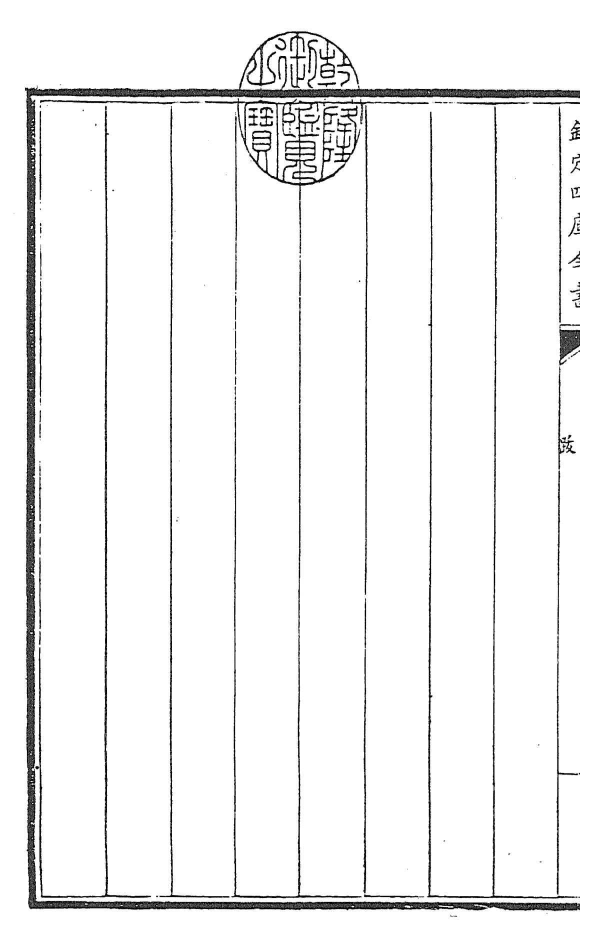
之書也始於隱魯大亂君以弒死者三世終於哀十四年齊大亂君以弒死者亦三世是歲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聖人為世道慮也深矣而公不能用吁使陳恒即正天討則魯之三家晉之六卿皆有所憚而不敢肆齊不亡晉不亂魯不削世道未至日趨於下哀公未必不知此而制於強臣弗獲展而春秋於是終矣蓋以討亂賊而始亦以討亂賊而終此春秋所以作亦春秋所以止孟子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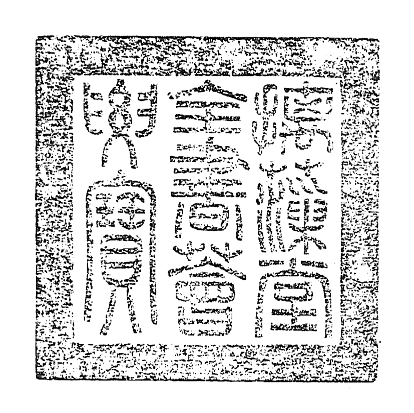


之故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敬王崩在獲麟後四年魯哀公以二十七年孫于邾悼公立而春秋傳終

春秋集傳詳說卷三十

至元丙子宋亡以則堂先生歸置諸瀛者十年卒成此書書成自瀛寄宣託於其友肅齋潘公從大藏之蓋久而綱目十篇學士大夫已盛傳於世矣泰定乙丑宣學以廩士之羸刋大學疏義等書取諸潘氏鋟梓於學凡三十卷其曰春秋集傳詳說蓋侯夫說約者得經旨焉此先生著述意也先生之祖大酉以成都府教授列於朱文公學黨之籍其源流有自云高郵龔璛謹跋


跋



覆校官助教臣呉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張　泰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